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mplex design. The top left is a vertical strip of brown, textured brushstrokes. The top right is a dark blue area with concentric, swirling lines. The bottom half is dominated by horizontal, expressive brown brushstrokes. A small, square, sepia-toned portrait of a man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center. On the right side, the title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large, bold, white characters.

端木蕻良文集
2

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

端木蕻良文集2



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端木蕻良文集 第2卷/端木蕻良著. -北京:北京出版社, 1998

ISBN 7-200-03414-2

I. 端… II. 端… III. ①端木蕻良-选集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-选集 IV. 1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7469 号

端木蕻良文集

第二卷

DUANMUHONGLIANGWENJI

端木蕻良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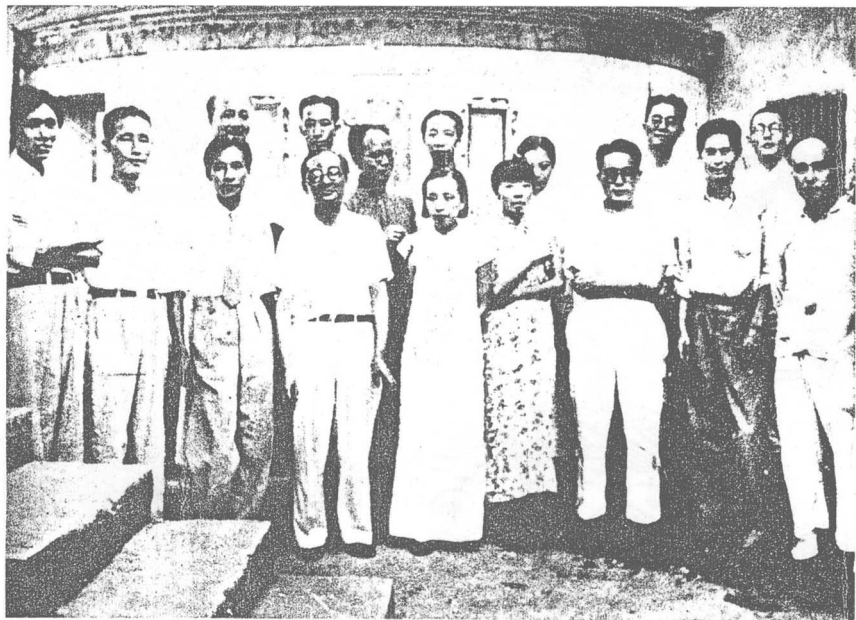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375印张 417000字

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 7-200-03414-2

I·520 定价:30.00元(精)



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联谊会成立，1939年9月17日合影于重庆北碚黄桷树镇王家花园

前排左起：端木蕻良、方白、王洁之、陈子展、阜东、肖红、靳以、魏猛克、胡风
 后排左起：马宗融、杨苴甫、老向、胡绍轩、方令孺、伍蠡甫、何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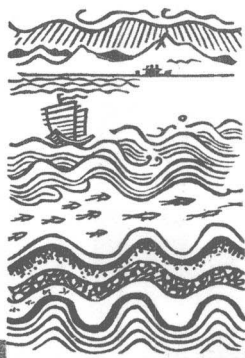
（王林谷摄）



杨沫、端木蕻良、李学鳌合影 1980年1月17日摄于北京作协总结会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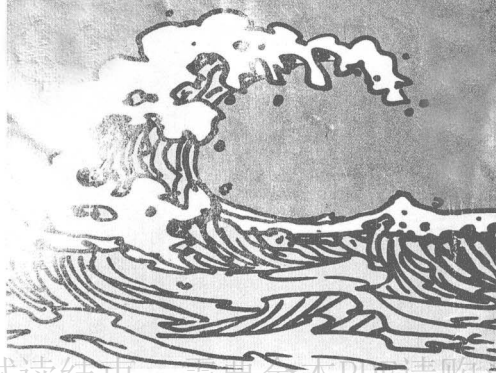
書叢學文光晨

大江



作良蕪水端

大江



消逝了。生命也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連一滴
 也沒有流點。
 方形卵石子渾圓了，鹽粒重新回到海水
 裏去，泥土飛揚在天空上，桅樑一節一節的
 消逝了。大江流過過去。年青的心，在它的兩岸

上 1947年7月初版本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

下 1948年11月再版，香港一山本屋翻版

第一章

大江是浩蕩的，它橫過中國的原野，流到海裏去。大江在浩蕩裏鳴咽，在蒼綠裏震震蕩蕩。大江是古銅色的古老民族心臟裏西條烙印的一條，它日夜裏滾滾流着血漬，剛好是五千岁了。

大江在曲折時，大江並不長，大江在展開時，也不長，它惟有在人類生活史上，向奇流射，它才長了。

自這一道巨大的白練，它是怎樣的從那小小的沙漏裏跌落出來，又裝滿了沙漏的啊。風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蚊蚋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雨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草根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

江南風景

端木燕

有酒
大野若若
葵雨
負一長江

一九七九年香港创作书社翻版

新都花絮

端木蕻良著



和成出版社印行

一九四〇年五月上海知识出版社印行《新都花絮》封面

目 录

大地的海.....	(1)
新都花絮.....	(211)
大江.....	(355)
几号门牌.....	(535)

大 地 的 海

—

假若世界上要有荒凉而辽阔的地方，那么，这个地方，要不是那顶顶荒凉、顶顶辽阔的地方，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。

这是多么空阔，多么辽远，多么幽奥渺远呵！多么敞快得怕人，多么平铺直叙，多么宽阔无边呀！比一床白素的被单还要朴素得令人难过的大片草原呵！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也要感到孤单难忍的。

多么寂寥呵！比沙漠还要幽静，比沙漠还要简单。一支晨风，如它高兴，准可从这一端吹到地平线的尽头，不会在途中碰见一星儿的挫折的。倘若真的，在半途中，竟而遭遇了小小的不幸，碰见一块翘然的突出物，挡住了它的去路，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的血液的凝凝的泥土。

是的，在这块大地上，如抛去泥土不提，这地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奇迹呢，还有什么可以令人笃信的证物呢，而且这土地到底还成了什么土地了呢，这荒凉的草原，还怎能再向人夸耀它无比的荒凉呢？……想一想，这大地上，如没有了泥土，这不尽的辽阔，又怎能会如现在这样无匮乏的铺张出去这么远

呢。……

如土色是可爱的颜色，那么这地方的一切的物质都是涂满了可爱的颜色的。……泥土自然是土色啰，就是从生在壕埃上的刺榆，那除非是土色，也不足说尽它那枝干的荒凉的。

多么奇异的植物啊！认为开花是多余的事，展叶子也是奢侈的装饰。所以索性把花儿，朵儿，叶儿，一古脑儿的都化作了尖锐而激愤的针刺，向曲折的枝梢张出——以至使牛儿，羊儿的红润的小嘴巴，都远远的从它身上逃开。怔忡的，踌躇的，对着这出奇的原野，吐露着不能了解的哀鸣……

这个地方，因为被这荒凉的景色涂抹得太单纯了，所以在居民的感情上也就感染到一种不可补救的偏枯。就拿那左近一带的小屯子的名儿来说吧，在趣味上也真叫人感到逼人的贫瘠：

刺榆沟，旱沟，白沙包，跑风坡，一慢坡，偏脸汀，一棵树，土台子，芒牛哨，黑嘴子，红土子，石虎子，大洼，大鱼泡，莲花泡，一百一棵树，光顶山老鞑子沟，李大鞋林子，满井，泉头，二十八宿，半截尾巴，光甸，小壕，……这一大串风干鱼片似的铿锵的命名，真是将这边外的风光，揭发得一丝不苟透露彻底。也和此地特产的北风相似，吹到人的耳朵里，只管“铮梭铮梭”作响。

在春天，这地方是没有梅花的，实在是没有的。如有，那一片娇嫩的梅花，也要从这光秃秃的字面上给滑掉的。

总之，那举凡一切温柔的事物，都是与这个地方不大相宜的。而自会有一切令人眼亮的北风、清爽的小雪，在点缀这塞北的春光。

站在地头上，极目的向四外一望，纵然是极无感情的家

伙，也会呼出下面这样的句子的：

“多么遥远的春呵！伸出手来也不会触着的春哪！……”

远远的堆雪作出冷淡的样子。乌鸦从天际的一个角上款款的飞，一切都是悲哀的、沉寂的、毫无声息的。

而在这无春的三月里，在这裸露的三月里，去鉴赏这草原地带的诱人肢体，真是一幅出色的图画！

土台子是两片猩红的嘴唇，向天空大胆的送吻。白沙包是一双漫漫的乳峰。跑风坡是那温柔的滑腻一道。一慢坡可算得绸质的肚皮。莲花泡是中心的磨脐。……一百一棵树里，隐藏的不是那耸入云表的铁背高山吗？

这庄严的草原上，人工的笔触，还不能涂抹去原始的洪荒。在这上面游行着的风，是比海上有着更多的自由的。白草沙沙的响着，单调的、破碎的、不安的随着北风尽情的摇荡……

北风逞着荒寒的挺劲，在青年的红萝卜皮色的鼓铮铮的小腮帮上，写出自信、要强和侮慢来。在老人的额角的皱纹上，则醺满了古铜色的金粉，狠狠画出两条不可调和的固执和粗鲁的折痕。

这是无须疑感的。黑龙江的古谚说：有靠山的就有砍柴的，有近海的就有拿鱼的。有风就有浪，有树就有凉的。关东的田地是荒凉的，所以在人的感情上，也就不由自主的会荒凉起来。

农夫有着和肩膀一样宽的灵魂，有时会寂寞的不着边际的哀伤着自己，有时又在毫无意义的作着愉快的大笑。对着生人，也怀着磅礴的热烈粗鲁，怀着父亲对儿子样密切的愿望，对着自己的亲人则反而像仇敌那样疏远着，因为他们不会在作态上表示感情，他们以为真实的感情是无须表现的，倘一表现

便显得琐碎、卑下。年老的祖父，可以坐在篝火前和死去整整十年了的祖母，叨叨咕咕的谈上一个夜晚。而白发的外婆，在梦中，又会寂寞的“吹土”，第二天早起来对孙子唠咯：

“唉，真是土埋半截了呢！”

这一切感情的活动和思维，也都和这草原一样的荒凉而空阔。唉唉，真是令人受不住的空阔呵！倘若是一个外乡人走到这里，一定当真的要气闷起来了吧。

然而这里的感情是没有装饰的，如一个人在伤心，那么，在他的胸膛里，一定可以听见心的一寸一寸的磔裂声，如在哭泣。那滴落的水珠，也会透出一种颤动的金属声的，而且必然的整个灵魂都会激起一种沉郁的回响。

他们的生活也是单纯的，无比的单纯。

单就房子一项来说吧，真是何等的一件原始的艺术！

有泥的地方，就用泥脱成。有沙的地方，就用沙打成。有石的地方，就用石砌成。有河淤土的地方，就用河淤土拍成。……多么可爱的质朴呵！

屋顶上，牢牢的铺了一层秫秸，秫秸上铺满一层厚泥，厚泥上再洒一层厚盐，盐泥上再洒一层河淤土，河淤土上再抹一层“秧搅泥”——倘若这房子不会被风吹倒，便也要被房盖给压倒了吧？但是，这就叫作房盖的呀，所谓房盖，就是这个样的呵，不会比这个再多了一点，也不会比这个再少了一些什么的。

至于屋里，惟一可夸耀的摆设，就是那块攘夺了半壁天下的“大炕”了。这炕也许是大穿腔，也许是对面炕，也许是一连厢……然而“大炕”是一律的。在这上，铺上了一束谷草，摊开了一领秫秸席子，这就成全了一家人家。

条桌上吃饭，灶坑里烧火，这不一切都解决了吗？一身衣

服，冬天填上棉花，夏天拆去棉花，一年四季就这样的过去了，冬暖夏凉，还需要什么呢？

这就是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在这草原之上，投掷着他们的童年、青春、老死和沉重的工作……他们就在这种单纯的屋子里交代着农民的一生。

北风起了，雪块在雪爬犁底下发出苦闷的碎响，柳树的枝条上都挂着“树挂”，灰色的天在头顶上扯过。人们便悄悄的躲在这泥土的屋子里，拱起手来，在火盆前，烧着土豆，温习着这北国特有的哀伤。

假如——

在春天来了的时候呢？……

二

我们姑且说，现在就是春天来了吧。

春天，这荒凉的北国，也并不比冬天会暖的。实在是，春天并不会比冬天多了些什么。天空依然是干燥的、晴朗的、静止的，而且是那么高远，冷冷落落的带着孤洁的蔚蓝。大地上仍然保持着冬眠的状态。白雪结成坚固的冰块，将饱含着粪料的土壤冻实，格格生生的，一点儿温柔的气息都浮动不出。

没有一丝烟，没有一条线，也没有一片风筝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。

好容易盼望到七九河开，于是又大大的卷起了沙风。

这个地方的风，也是奇异的，它是多么自信，多么横暴呵！

它煽惑起地上盲目的黄沙，来打瞎了行人的眼睛，吹冻了人们的腮帮、耳朵、鼻尖，吹得“切断了尾巴”的狗儿不安的

前院后院的跑着，以至可怜的偷儿们，都找不到适宜的地方去躲藏。

风，像撒欢儿似的，使起野马的性子，挟着黄土和灰尘跳跃，一声呼啸，平原变色了。……远远的田舍变成模糊，田野间淆混成迷离恍惚的一片。粗大的树，连根儿拔出土皮来，挣扎的摇晃两下，又栽倒了。茸房的茅草卷逃了，主人悲哀的苦笑着，用一条绳子将石块缚在两端，挂在掀起的房脊上压着。

在风起来的时候，人们不敢烧炕了，喉脖眼（灶坑与火炕毗连之处）挡了两次还抽的太厉害。

邻家的老翁，伸出红肿的鼻头，在风里吃力的嗅着，然后用拐棍打着地，粗哑的叫着：

“喂，你家的烟囱煤了……”

风，这样大的风，春千秋爆，把柳树上仅有的一点儿湿润都给吹败了。春就算白来一回，匆匆的过去。

什么都无有余留。人们只等着第一次的雨水到来，好散播种子，扶植起这一年里应有的希望。

.....

朦胧里，郝老爷从炕上爬起来，把手从窗户伸到外面去试一试，东南风带来香味的湿气，拂拂的吹来。

“该下雨了，再不下雨，天更不像个天了！”

他一面自己喃喃的抱怨着，一面悲哀的坐下来烤火。

远远依稀的传过来大车飞奔的惊轮声，隐隐的如同雷鸣。

.....

他觉得非常的不适，下意识的想，莫非死了吧？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庞大的棕色的翅子，在半天空扑扑的作响，这是表示些什么呢，难道我还不够衰老吗？

夜里的梦，幻觉和真实都还在眼前出现，像一个黑色的浪花向他涌来，又忽的退走，然后，窥探着，嬉笑着，又在他的

四周激起了恶谗的浪花。

想起了一生孤苦的荒凉，他不由自主的恐惧起来，难道就这样无端的死去了吗？……在人类的幻想上，他都没有过一分的扩张过自己的贪欲。除去应得的一点外，他从来未多取一粒土。而命运就不能分给他一份儿平静，睡梦里，也要使他担负着逃脱不掉的精神烦扰！

想着艾老爹比他在年纪上大了十来岁，在工作上也比他繁重十倍，但还是公牛一样的茁壮、青年一样的工作着，不由的使他自怨自艾，陷入严重的烦躁里去。

他注视着一双烤火的手掌，手背表皮已和烧焦了一样的贴在干枯的骨骼上，如同晒干的鱼片。他下意识的迷信的将手举起来，对着火照着，便看见那五只手指里，只是黄澄澄的，毫无血色……他悲哀的失望的叹了一口气沉重的气息，脖子的青筋不由的一条一条的突立起来。

这老头子的一生也和这大地一样的哀凉。

小时候，他就死去了爹娘，怀着一颗孤苦的心，在村庄的尽头无声无响的漂荡着。

太阳从铁背山的东边升起来，又从西边落去，他一个人在莲花泡旁边沉默的徘徊着。

老年的牧猪人从甸子上走过来，和乡酋很恭敬的说话：

“把这孩子交给我吧，让他和我一齐看猪去吧，我会好好的看顾他的，把他和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待的。”

于是猪的命运便和他的命运发生连接。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在甸子上有趣的玩着，吃着青草。天气太暖了时，大肚子的猪，把土地拱出个窝儿，在那儿晒太阳。他会轻轻的给它们搔痒。

日子流水样的打发开去。有一天，终于老牧猪奴说了下面这样的话：

“想不到我就该在这时候走了……唉！我只指望把你拉扯成人，可是不成了。你就住在这湖边的小房吧，它会替你遮风挡雨的。还有三口猪是我的，你卖两口，留下一口，卖得钱，作一套衣服你穿……那房椽头还有五块老鹰洋，也就够‘发办’我的了……给人家放猪，不要赚猪的口粮，不要欺负哑吧牲口……好好的干吧，他们不会错待你的……。”

慈爱的声音，还在他的耳畔回绕，可是老人已经不在了。

老人死去，他就茫然的踏上了孤独的道路。每天伴着黑色大耳朵的伙伴们，在大甸子上折着狗尾草，编造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来娱乐自己伶仃的凄苦的灵魂。

有时被清风吹得寂寞了，他也会唤起了身世的哀感，脱口在榆树底下幽幽的唱着：

小白菜儿，
地里黄啊，
两岁时，死了娘啊——
跟着爹爹好好的过呵，
只怕爹爹娶后娘呵！
娶了后娘三年半哪，
生个弟弟比我强呵。
弟弟穿着绫罗缎呵，
我家穿的，粗布裳呵！
弟弟吃饭我喝汤呵，
端起碗来泪汪汪啊！
想亲娘呵，想亲娘啊！
河里开花河里落懊啊，
我想亲娘谁知道呵！
想亲娘呵，想亲娘呵！

亲娘想我一阵风，
我想亲娘在梦中呵……

别的野孩子，也常常不喜欢他这种荒凉的忧郁，便在他唱得起劲的时候，投掷过与这境意完全相反的一支恶毒的歌子，来作尽情的侮辱：

小猪官，
哭咧咧，
南边打水是你爹。
你爹戴着红缨帽，
你妈穿着钩钩鞋。
钩钩来，钩钩去，
你妈放个钩钩屁，
打得你爹生了气，
谁听你歌多丧气，
谁想你妈好体惜！
.....

于是，他就不唱了。

慢慢的他就长大了。同村的人都说张罗给他作点酒生意吧，也比放猪来头大一点。于是就有一坛酒在这小屋子一提漏一提漏的往外卖了。猪爪尖、猪风扇、猪脑门、灯笼、口条……也正好一一的给贪馋的客人下酒。这样他就改了行道，在莲花泡旁边的小屋里一个人卖酒。

逢到年成好的时候，村里的闲散户，也会狠了一下心把腰包解开。对着猪耳朵、膀蹄肉默默的选择一下，用酒把口涎来冲淡了，坐下来大吃大喝起来，忘却辛劳、忧郁和无底的烦